

自十八至二十世纪，俄罗斯帝国用于加冕的皇冠上便一直镶嵌着一枚近四百克拉的大红宝石，文献记载其为一六七六年斯帕法里来华使团在北京私下购得。长期以来，学界一直忽视这件见证中俄宫廷交流的国宝级文物。通过挖掘这颗中国宝石的购入经过及在历代沙皇加冕皇冠上的传承，我们将一睹斯帕法里使团的一项未被重视的成就……

斯帕法里使团与俄国皇冠上的中国红宝石

自十六世纪起，无论是俄国还是其他西方国家，对东方物产的兴趣都在急速增强。随着一六七五年（康熙十四年）俄国政府派出公使级使团——斯帕法里使团来华，俄国开始全面探查中国。由于斯帕法里使团对中俄关系的重要性，两国学者均从不同视角对其进行了研究，代表学者包括中国吉林大学的黄定天教授和俄罗斯帝国时期（一七二一年～一九一

七年，中国一般将这一时期的俄罗斯称为「沙俄」）的历史学家阿尔谢尼耶夫（Юрий Васильевич Арсеньев，他于一九〇六年根据收藏在外交部莫斯科总档案馆的原本（现藏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馆），发表了斯帕法里的《出使

报告》）以及苏联和俄罗斯历史学家米亚

斯尼科夫（Владимир Степанович Мачников，1931～），但这些论著关注点多集中在商务贸易、礼仪之争、斯帕法里出使著作等方面，对斯帕法里曾在中国购买一枚红宝石，之后其又被装饰于历代沙皇皇冠之事却甚少提及。其实，这枚红宝石各方面的价值都不亚于斯帕法里出使中国所取得的其他成就。

斯帕法里使团来华

十七世纪，随着俄国向东扩张，沙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即阿列克谢

多丽梅

故宫博物院副研究馆员，
主要研究方向为满通古斯语言、
中俄文明交流史

一世，一六四五年～一六七六年在位，俄国罗曼诺夫王朝第二位沙皇）统治期间，向清朝派遣使团非常频繁：一六五四年（顺治十一年），巴伊科夫使团来华（这是俄国派往中国的第一个正式使团）；一六五七年（顺治十四年）阿勃林使团来华；一六七〇年（康熙九年）米洛瓦诺夫使团来华。他们均带回一些消息和物产，仅阿勃林使团来华贸易后，就获得利润一万四千二百一十二卢布。（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编《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一卷第二册，商务印书馆，一九七五年，页四四一～四四五）这说明俄国在与中国的贸易中获得了丰厚的利润。一六七五年，俄国派出公使级

清朝初期的几次中俄正式使团接触

◎ 清顺治十一年（一六五四年），俄国沙皇派遣由大贵族费奥多尔·巴伊科夫（一六一二年～一六六三年）率领的使团第一次出使清朝。这一次出使双方闹得很不愉快：未到北京前，中方就因俄方以过斋月为由拒绝皇帝赐给他们的奶茶而说其无礼，俄方则提出拒绝向中国皇宫的任何宫殿、庙宇行礼。住进北京，双方又因进献礼物、国书的时机问题争执了近四个月，最终中方在俄方提出拒绝在觐见皇帝时叩头的要求后，把礼物退回俄方，将其驱逐出京。（参考郎军涛《从巴伊科夫使团访华看中俄外交礼仪之争》，《佳木斯教育学院学报》二〇〇四年第四期）

◎ 清顺治十四年（一六五七年），俄国沙皇再派布哈拉商人谢伊特库尔·阿勃林率领使团出使清朝，谋取与清朝建立商务关系，并且携带了大量货物要进行贸易。在阿勃林递上国书后，中方以国书上未奉正朔、自称大汗等为由，仍将阿勃林一行人礼送出境。康熙七年（一六六八年），阿勃林再次来华，其重要使命仍为商贸活动。康熙皇帝接见并赐宴，双方互赠礼品，并进行了贸易往来。（参考徐昌汉《阿勃林和十七世纪的中俄西路贸易》，《学习与探索》一九八四年第一期）

◎ 清康熙九年（一六七〇年），尼布楚总管派部下伊格纳季·米洛瓦诺夫等人来华，中方要求俄方交出根特木耳及其部族，俄方则要求与中方进行自由通商。由于翻译问题，双方未就任何一事达成共识。康熙皇帝在接见来使后，派人将其护送回尼布楚，并致信沙皇要求其交出根特木耳及其部族。（参考何新华《威仪天下：清代外交礼仪及其变革》，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二〇一一年）



十九世纪中期 佚名 沙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肖像

帆布油彩

纵一六〇厘米 横一二〇厘米

克里姆林宫博物馆藏

图片转引自故宫博物院、克里姆林宫博物馆编《克里姆林宫珍品集》，紫禁城出版社，二〇〇六年，页二〇五

身份的斯帕法里使团，表面上要与中国建立贸易关系，但实际是打探中国情况，从而获取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利益。使团从莫斯科出发，途经秋明、托博尔斯克，乘船经额尔齐斯河、鄂毕河和克特河，后又沿叶尼塞河、安加拉河航行到达贝加尔湖，然后到色楞格河口上岸，艰难通过当时未开辟的达斡尔人地区（达斡尔族人居住的黑龙江地区）到尼布楚的新路线（Путешествие через Сибирь от Тобольска до Нерчинска и граници Китая русского посланника Николая Спафария в 1675 году // Записки русского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по отделению этнографии, Том X Вып. 1, СПб. 1882），于一六七六年一月到达脑温（即齐齐哈尔），然后在清朝官员——理藩院侍郎玛喇的陪同下，于同年五月十五日到达北京。

《清实录》记载：

鄂罗斯察汉汗，遣其臣尼果赖罕伯理尔鄂维策，入贡方物。奏称鄂罗斯僻处远方，从古未通中国，不识中国文义，不谙奏疏仪式。今特向化输诚，愿通贡使，得旨。鄂罗斯国，所处甚远，诚心向化，特遣其臣，贡献方物甚属可嘉。所奏

之处，议政王大臣等议。（《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康熙十五年丙辰五月」，页五六八〇）

鄂罗斯察汗，向化入贡，应行赏赉。其使臣尼果赖不谙典礼，不便给与敕书。应令理藩院谕来使云，尔主欲通和好，应将本朝遣逃根忒木尔遣还，另简使臣，遵中国礼行，方许照常贸易，从之。赐鄂罗斯察汗使臣等鞍、马、袍服等物。（《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康熙十五年丙辰秋七月」，页五六九九）

《异域录》亦载：「从前，尔国尼果赖到中国时，行止悖戾，我等断不若此。」（【清】图理琛《异域录》卷上，《清代史料文献·清代地理文选类》，页一八三三七）

上述文献中所说「尼果赖」就是斯帕法里，文献或称其为「米库赖·噶窝里雷齐·斯帕法礼」「尼果赖·罕伯利尔鄂维策」「尼郭莱」「米果拉依」等。斯帕法里，全名尼古拉·加夫里洛维奇·斯帕法里（Nikolay Gavrilovich Spafaryi, 1636～1708），是希腊血统的摩尔多瓦贵族，曾在君士坦丁堡和意大利接受教育，掌握多种语言，最初为摩尔多瓦君主服务，但陷入政治阴谋被实施鼻刑（在受刑人鼻子上切一刀，鼻子仍在），一六七一年移居

俄国，得到沙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的青睐，被派往中国。清廷对他评价不高，并表示不欢迎，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除礼仪之争外（斯帕法里在进京前态度即十分傲慢，进京后首先要亲向皇帝本人递交国书和礼品，正式觐见时更是我行我素，并拒绝在接受给皇帝的礼品时行跪拜礼），还在于当时两国间缺少信任和互识。俄国曾训令指示斯帕法里和清廷打交道时要装作既不知道根特木耳（Гартыгэр，一六八

六年，索伦部首领）逃入俄国的情况（康熙六年（一六六七年）根特木耳率子女部众逃至俄国境内被俄国容留，康熙皇帝曾派人就此事与俄国交涉，俄方则采取一再拖延推诿的策略），又不清楚俄国人在阿穆尔河（黑龙江）一带扩张地盘之事。事实上，斯帕法里在来华途中已然接见了根特木耳，但他只字未提。（【俄】尼古拉·班蒂什-卡缅斯基《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1619-1792）》，商务印书馆，一九八二年，页四三～四四）俄国在一六七〇年给来华的米洛瓦诺夫的密谕里也曾提及根特木耳一事（北平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编《故宫俄文史料——清康熙年间俄国来文原档》，台湾台联国风出版社，一九六九年，页二六七～二六九），而六年之后斯帕法里仍装作不知，

这必然引起清廷不满。

自然，斯帕法里来华的政治任务以失败告终。但从国家角度，这是俄国首次真正意义上对中国的科学考察。斯帕法里在一六七八年一月回到莫斯科后，向外务衙门（即俄国外交事务衙门）提交的不是普通的出使报告，而是三部手稿和一本带图纸的考察地图。（С. А. Белобородов, Русские [службы] Н.Г. Спафария-милеку, DIALOGUE WITH TIME 73, moscow: Aquilopress, 2020）斯帕法里还搜集了达斡尔人（即达斡尔族人）、汉特人（亦称奥斯加克人，西西伯利亚西部民族，主要居住在俄罗斯中部鄂毕河流域）、通古斯人（通古斯语系族群的称呼）的历史、民族志和地理资料，确定了通往中国的新路线，在沿途地区增强了俄国的影响力（Беззубицкий Сергей Васильевич, КАРАВАННАЯ ТОРГОВЛЯ РОССИИ С КИТАЕМ И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НАУКА XVIII ВЕКА, с.5, СПб. МАЭ РАН, 2017），为日后俄国占领西伯利亚地区创造了条件。（Путешествие через Сибирь от Тобольска до Нерчинска и грании Китая русского посланника Николая Спафария в 1675 году // Записки русского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по Отделению этнографии, Том X
Вып. 1, СПб. 188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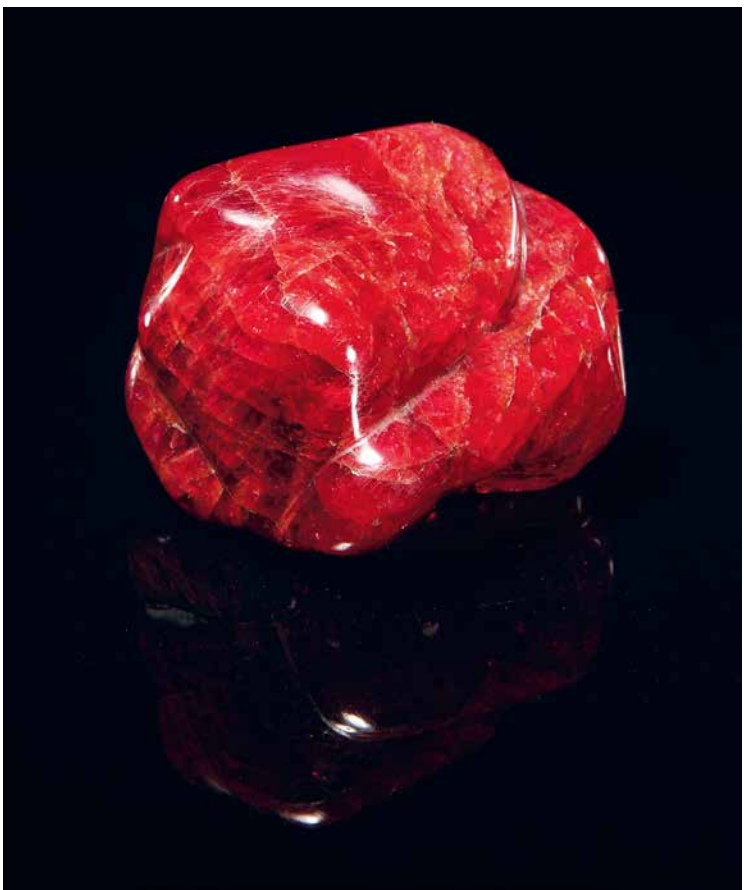
斯帕法里使团完成的另一项重要任务往往被忽视，就是在北京成功购买了一枚国宝级大红宝石。这枚宝石被装饰在了之后历代沙皇加冕皇冠上面，至今仍藏于莫斯科克里姆林宫钻石库。文献记载：「斯帕法里用一千六百两白银（约等于两千六百七十二卢布）为皇库购买了一枚体积非常大的红宝石。」〔《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1619～1792）》，页五二〕艾尔米塔什博物馆的孟什科娃研究员提到：「斯帕法里带回了康熙皇帝赠送的整套装饰丝毯的马鞍轡，以及此行最重要的东西——一枚近四百克拉的巨大红宝石。」（笔者翻译自 Меньшикова Мария Львовна ДИКОВИННЫЙ И ДОРОГОЙ КИТАЙ ЗНАНИИ О ВОСТОКЕ В рамках Года Петра Великого в Эрмитаже Редактор Е. Г. Гаврилова при участии А. Ю. Родиной Корректор В. В. Крайнева Обработка иллюстраций: А. Е. Макаров Пописано в печать 14.04.2022.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Эрмитажа.с.10）因此，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此次出使也可谓成就非凡。

「大红玉」的成功购买

俄国为斯帕法里出使中国做了充足的准备，随团成员涵盖各个知识领域的专家：「为搜集各种中草药，派药剂局的医师兼炼金术士亚甘同行。此人虽已向沙皇辞行，但后来因病留在莫斯科。因此，另派希腊人斯皮里顿·叶夫斯捷非耶夫（Spiridon Ostafey）担任宝石专家，希腊人伊凡·尤里耶夫（Ivan Yuriev）负

责医药工作。」〔〔英〕约翰·弗·巴德利《俄国·蒙古·中国》，商务印书馆，一九八一年，页一三二〇〕其中，希腊人斯皮里顿·叶夫斯捷非耶夫显然在此行购买宝石的活动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除此以外，在斯帕法里奏称的沙皇的十二条训令中，也有购买（或交换）宝石一项：「如有宝石，亦希望运往俄国，以换取俄国货物。」〔《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1619～1792）》，页四八〕对此，清



清顺治 红宝石
长五·一厘米 宽四·七厘米 高三·五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斯帕法里所奏沙皇的 十二条训令

- ◎ 一、把从俄国带来的中国以往寄去的信函翻译出来；
- ◎ 二、今后同中国朝廷往来信函应使用何种文字；
- ◎ 三、沙皇和博格德汗的称号应按范本书写；
- ◎ 四、中国派遣一名真正的中国人作为使者随同斯帕法里出使俄国；
- ◎ 五、中俄两国商人得自由来往于双方国境；
- ◎ 六、中国境内如有俄国俘虏，应予释放；
- ◎ 七、每年自中国运往俄国四千普特重的白银，以换取中意的俄国货物；
- ◎ 八、如有宝石，亦希望运往俄国，以换取俄国货物；
- ◎ 九、允许造桥工匠随他（斯帕法里）一道前往俄国；
- ◎ 十、准许出售从俄国运来的货物，用以购买俄国商人中意的货物，俄国商人可以纳税；
- ◎ 十一、指明一条通往俄国的较近便的路线，特别是水路（经由大海和江河），并允许他——使臣回国时走此路线；
- ◎ 十二、最后，希望上述各点能以友好的态度予以接受，因为沙皇陛下一贯希望同博格德汗陛下永远友好相处。

——〔俄〕尼古拉·班蒂什-卡缅斯基《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1619-1792）》，商务印书馆，一九八二年，页四七~四八

政府大臣们在五月十六日奉旨议奏，结果为：「此项似应请皇上降旨，令该衙门

以其所供方物等价回赏。」而六月十八

日再次详议具奏，议政王、贝勒、大臣

等参加会议，对此项商议结果是：「凡

外国人前来请安进贡，只施恩重赏而

已，并无指名求送他物之例，故应毋庸

议。……六月二十七日题，七月初一日

奉旨：依议。钦此。」（中国第一历史档

案馆编《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第一编上

册，中华书局，一九八一年，页二六~三〇）从

以上不断的升级会议看出，最初大臣提

议根据「贡品」等价回赏，之后有议政

王、贝勒参会讨论的结果是外国人无权

提出指定要何方物，仅与重赏即可，而

且表示并不稀罕他国之物。由于清廷的

回赠清单里没有宝石，斯帕法里为完成

使命只得私下打探购买。

《俄国·蒙古·中国》一书作者根

据斯帕法里的日记、相关档案以及阿尔

谢尼耶夫出版的《出使报告》，将斯帕

法里购买宝石过程翻译如下：

大使请他们设法搞一枚色泽纯正的

大红玉（笔者按：即斯帕法里要购买的宝石）。

索诺木等人说：「据我们所知，只有一

位汉族大官有这样一枚红玉，听说重十

一两多（笔者按：清代计量法一两约等于现在三十七点三克。文献记载原文如此），但要价很高，

凭大使先生所带的钱是买不起的——荷

兰人曾经想买，可是钱不够。」大使请

他们将那枚红玉拿来给他看一下，如果

合适，价格是可以商议的：「即使我自

己带的钱不够，还可以向我的人员借一

些，如果加起来也不够，那就算是你

国家的荣光，中国居然拥有这样一枚贵

重的宝石，外国派来的使节和大使全都

买不起。」为了那枚红玉，往返奔走了

许多天。耶稣会士们也知道有那枚宝石，

说全国再找不出第二枚了。于是大使请

求他们想办法让他瞧一瞧那枚宝玉。他

们费尽唇舌才说服那位大官派自己的仆

从同翻译一起将宝石送来。宝石缝在一

枚缎子上，装在一个盒子里。他们给大

使看了宝石，大使仔细过目，并称了重

量，然后问是什么价钱，他们说，少于

八千两白银是决不卖的。大使知道他们

在耍花招，便说他并不想买，因为宝石

不见得理想，希望他们设法找一枚更好

的。他们坚持说，迄今为止，中国再没

有比它更好的宝石了，如果他不信，不

妨问一问别人。大使没有还价，也不像

要买的样子，所以他们带上红玉就离开

了。但是大使私下请耶稣会士以自己名

义去与他们议价，不要使对方猜到是大使要买。那些翻译也的确说过，此事必须严加保密，一旦为汗知道。他们就会受到处罚。（《俄国·蒙古·中国》，页一五四七）

大使正打算动身走，几名中国译员一齐赶来，请他买下那枚他曾见过的大红玉，因为经过讨价还价，物主现已同意两千两银子的价格出让。大使回答说，车队已经走了，他已经没有东西可以作为代价来支付，「但如你们愿意按一千五百两白银成交，我可以用陛下国库的现金将它买下来」。他们说，少于两千两无法成交，可是经过长时间的争议，他们退到了一千八百两，从此就把门关住了。大使眼看他们就要拿着红玉走开了，而实际上这个价格还是便宜的，若在君士坦丁堡或其他国家的京城，这样的宝石可以卖到大价钱。而在莫斯科，希腊人或其他外国人也从未向沙皇宝库提供过这样的宝石，于是大使便把译员们找来，出了一千六百两买下那枚红玉。译员们向大使发誓说，在全国再也找不出一枚堪与媲美的宝石了。但是请大使对这笔交易严守秘密，万一博格达

汗（编者按：「博格达」应为蒙古语音译，表示神圣。清朝统治者称自己为「博格达汗」应始于皇太极致蒙古各部、西藏地区上层人物时的自称）知道他们将如此贵重的珍宝售到国外，就会将他们处死。（《俄国·蒙古·中国》，页一五八〇）

这枚独一无二宝石从最初要价八千两白银，经讨价还价，最后以一千六百两白银成交，说明斯帕法里有商人的敏锐和精明。同时，「红玉」主人（某汉族官员）、译员们及耶稣会士明知这是违法，但还一起促成了此项交易。清朝为自己在朝贡体制下的傲慢付出了代价——对斯帕法里「暗度陈仓」之举浑然不知。而斯帕法里以如此低廉的价格购买到了如此高规格的宝石，必然会使得俄国对东方大国更加向往。

中国红宝石在俄国皇冠上的演变与传承

《俄国·蒙古·中国》作者约翰·弗·巴德利提到：「俄国这枚红玉曾嵌在安娜女皇的皇冠顶上，现在保存于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兵器陈列馆（又称宝

库）。十分巧合的是，该馆馆长正是我的朋友尤里（乔治）·瓦西里耶维奇·阿尔谢尼耶夫先生。他最早发现的《西伯利亚纪行》（一八八二年），当时他正年轻，对此是如此入迷，以致他本人也获得了『斯帕法里』的外号；但是他做梦也没有想到，有朝一日，他将负责管理两百年前由沙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的大使从中国带回来的这枚红玉和鞍具。」（《俄国·蒙古·中国》，页一五八〇）一九二二年，由费斯曼院士（Херсман Александр Евреньевич, 1883 ~ 1945, 曾任俄罗斯矿物博物馆馆长，苏联地球化学创始人）领衔对「安娜女皇的皇冠」（「安娜女皇」当指一七三〇年至一七四〇年在位的安娜·伊万诺夫娜女皇）进行研究，确定其上镶嵌的斯帕法里购买的「红玉」不是红宝石，而是尖晶石。一七二五年（雍正三年），这枚红宝石被认定价值六万卢布（Зимин Игорь, Соколов Александр Ювелирные сокровища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го двора, ЛитМир, Электронная Библиотека, 2013г.），是购买时的二十二倍之多。

在古代，红宝石和尖晶石不加区分，一律统称红宝石。尖晶石硬度为



阅读链接 那些世界知名的尖晶石

◎ 尖晶石 (Spinel) 在矿物学中属尖晶石族，化学成分为铝酸镁 ($MgAl_2O_4$)。在古代，红宝石和尖晶石一律统称红宝石，直到近代，很多世界知名的红宝石才被鉴定出其实是尖晶石，如目前世界上最具传奇色彩、最迷人的重三百六十一克拉的“铁木尔红宝石” (Timur Ruby，产于阿富汗，一三九八年帖木儿帝国征服印度后得到了这块宝石。一六一二年，宝石归于英国王室，后被送给维多利亚女王，保存在英国伦敦白金汉宫的印度展览室中) 和一六六〇年被镶在英帝国王冠上的重约一百七十克拉的“黑王子红宝石” (Black Prince's Ruby，产地不可考，因持有者英王爱德华三世长子的绰号而得名)。



清 沈贞 阿桂像轴及局部

绢本设色 纵一六二·二厘米 横一〇九·一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画中可见官居一品的阿桂的顶戴上装饰有一枚红宝石

九，密度为三点九五到四点四之间，有透明、半透明、不透明三类，颜色以鸽子红、石榴红最为名贵，主要产地是东南亚、印度、澳大利亚、巴西等。清代，红宝石被用作亲王及一品官的顶戴标志，但体积并没有多大。

其实，这枚尖晶石被带回俄罗斯后具体装饰了哪几顶皇帝皇冠，俄罗斯学界说法不一，但综合档案文献可知，它装饰了大多数俄国皇帝的加冕皇冠。艾尔米塔什博物馆的孟什科娃研究员提到：「最初红宝石用于装饰沙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的皇冠，然后装饰安娜·伊万诺夫娜的皇冠。自一七六二年开始，它装饰了『大皇冠』（一七六二年由宫廷珠宝匠为当时的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加冕而专门制作的皇冠），加冕后『大皇冠』保存在钻石库。」（笔者翻译自 Меншикова Мария Львовна ДИКОВИННЫЙ И ДОРОГОЙ КИТАЙ ЗНАНИЯ О ВОСТОКЕ В рамках Года Петра Великого в Эрмитаже Редактор Е. Г. Гаврилова при участии А. Ю. Родиной Корректор В. В. Крайнева Обработка иллюстраций: А. Е. Макаров Подписано в печать 14.04.2022.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Эрмитажа.с.10) 需要提及的是，沙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于一六七六年去世，斯帕法里返回莫斯科的时间为一六七八年，显然不太可能用购买到的这颗红宝石装饰沙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的皇冠。

在彼得一世称帝之前，俄国历代沙皇都用「莫诺马赫王冠」进行沙皇婚礼和所有皇家仪式，自一七二一年彼得一世称帝之后，「莫诺马赫王冠」才被俄罗斯帝国皇冠（欧式皇冠）取代。（Быкова Ю.И. К вопросу о создании больших императорских корон в России в XVIII веке // Человек и культура. 2020. № 5. С. 54-75）俄国首位用新式皇冠（俄罗斯帝国皇冠）加冕的皇帝是叶卡捷琳娜一世，该皇冠由俄国宫廷珠宝大师萨姆森·拉里奥诺夫（Samson Lariouov, ? ~ 1742）制作而成。据宫廷侍卫伯奇霍尔兹（Хридрих Вильгельм Берггольц, 1699 ~ 1765）日记中描述，一七二四年三月三十日，他在克里姆林宫武备库看到了加冕皇冠：「整个皇冠布满珍贵宝石和大枚珍珠，皇冠上有一枚非常昂贵且大得令人难以置信的红宝石，相当于手指长度，上面有一个小钻石十字架。」（笔者翻译自 Амелехина

阅读链接
罗曼诺夫王朝历代君主列表

序号	名称	在位时间	关系
1	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米哈伊尔一世）	一六一三年~一六四五年	
2	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	一六四五年~一六七六年	米哈伊尔一世的长子
3	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罗曼诺夫（费奥多尔三世）	一六七六年~一六八二年	阿列克谢三子
4	伊凡·阿列克谢耶维奇（伊凡五世）	一六八二年~一六九六年（与彼得一世共同执政）	阿列克谢之子
5	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彼得一世、彼得大帝）	一六八二年~一七二五年	阿列克谢之子
6	叶卡琳娜·阿列克谢耶芙娜（叶卡捷琳娜一世）	一七二五年~一七二七年	彼得一世的妻子
7	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彼得二世）	一七二七年~一七三〇年	彼得一世的孙子
8	安娜·伊万诺夫娜	一七三〇年~一七四〇年	伊凡五世之女
9	伊凡·安东诺维奇（伊凡六世）	一七四〇年~一七四一年（母亲摄政）	安娜的外甥女之子
10	伊丽莎白·彼得罗夫娜	一七四一年~一七六二年	彼得一世与叶卡捷琳娜一世的三女
11	彼得·费奥多罗维奇（彼得三世）	一七六二年	彼得一世的外孙
12	叶卡捷琳娜·阿列克谢耶维奇（叶卡捷琳娜二世、叶卡捷琳娜大帝）	一七六二年~一七九六年	彼得三世的妻子
13	保罗·彼得罗维奇（保罗一世）	一七九六年~一八〇一年	彼得三世之子
14	亚历山大·帕夫洛维奇（亚历山大一世）	一八〇一年~一八二五年	保罗一世之子
15	尼古拉·巴甫洛维奇（尼古拉一世）	一八二五年~一八五五年	保罗一世三子
16	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亚历山大二世）	一八五五年~一八八一年	尼古拉一世长子
17	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亚历山大三世）	一八八一年~一八九四年	亚历山大二世的次子
18	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尼古拉二世）	一八九四年~一九一七年	亚历山大三世长子

注：阿列克谢一世的三女索菲亚·阿列克谢耶芙娜于一六八二年至一六八九年摄政，并非实际意义的俄国统治者，故未列在表中。

Светлана Александровна, Церемониал коронации в Российской империи, Российская история N. 1 Январь-Хевраль /2014С. 74-94. Москва) 在加冕典礼结束后，叶卡捷琳娜一世皇冠上的珠宝便被取下(故宫博物院、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博物馆编《穆穆之仪：来自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的宫廷典礼展》，故宫出版社，二〇一九年，页二九九—三〇〇)，预备装饰

在下一位沙皇的皇冠之上。

叶卡捷琳娜一世之后是彼得二世统治时期。关于彼得二世加冕皇冠上的红宝石，别洛博罗多夫博士在《斯帕法里和他在俄国的「服务」》一文中提到：「不知什么原因，国内历史学家几乎都不记得斯帕法里完成的一项沙皇指令，就是在随行的希腊珠宝商 Spiritidon

Ostafiev 和 Ivan Yuriev 的帮助下，这位特使在北京购买了一枚罕见的红宝石，被称为大型『Vodokansky Lal』，这枚宝石装饰了彼得二世的加冕皇冠。而在一七六二年装饰了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大皇冠』。从那时起，所有俄罗斯君主都将其用于加冕。」(笔者翻译自 С. А. Белобородов, Русские [службы] НТ.

阅读链接

莫诺马赫王冠

◎ 莫诺马赫王冠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十三至十四世纪，其由八个金片制成，上面装饰着金银丝、珍珠和宝石。莫诺马赫王冠据传说是在十二世纪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莫诺马赫通过亲属关系从拜占庭皇帝君士坦丁·莫诺马赫处获得的，之后便开始由基辅大公传给弗拉基米尔大公(基辅大公国一一六九年被弗拉基米尔大公统治下的基辅罗斯公国攻陷)，然后再传给莫斯科大公们(一二四〇年蒙古帝国攻占基辅，建立金帐汗国，基辅罗斯公国分裂。一二八八年，莫斯科大公伊凡·达尼洛维奇取得弗拉基米尔及全罗斯大公称号)。

◎ 其实，莫诺马赫王冠并非是一代代相传的王冠，每位俄国沙皇都有自己打造的莫诺马赫王冠。莫诺马赫王冠用于俄国君主登基加冕的时间并不长，仅有自一五四七年伊凡四世加冕起，至一六八二年彼得一世加冕止的一百多年的时间。之后，莫诺马赫王冠即被俄帝国皇冠取代。[内容参见克里姆林宫博物馆官网 Музеи Московского Кремля: - Шапка Мономаха (kreml.ru)]



十九世纪早期 索恩采夫 莫诺马赫王冠及其附属品

纸本水彩 纵四八·二厘米 横三一·二厘米

克里姆林宫博物馆藏

图片转引自故宫博物院、克里姆林宫博物馆编《克里姆林宫珍品集》，紫禁城出版社，二〇〇六年，页二九〇



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彼得一世）的莫诺马赫王冠
 图片转引自 Н.Э.Абрамова т.д, Оружейная палата
 Московского Кремля, М : СЛОВО, 2006, с 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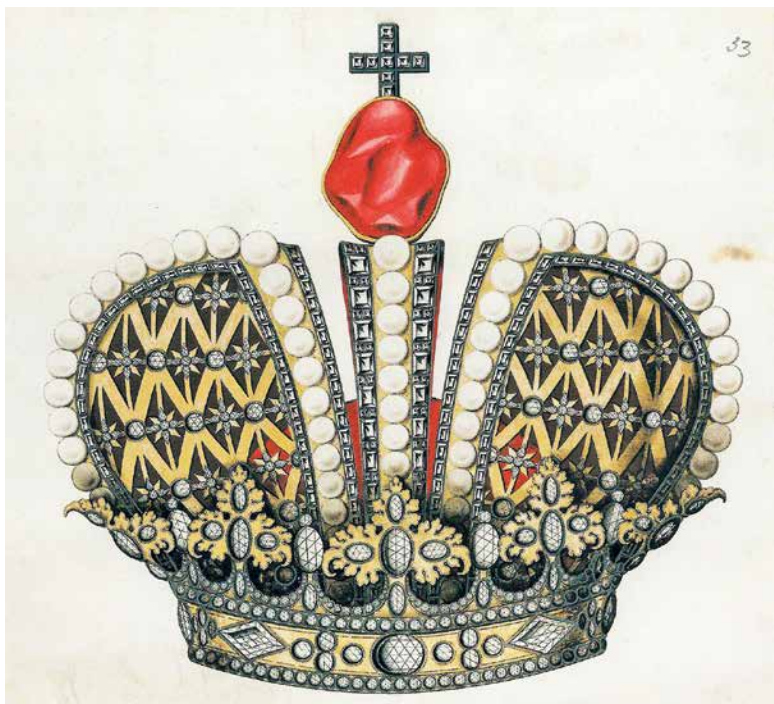
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米哈伊尔一世）的莫诺马赫王冠
 图片转引自 Н.Э.Абрамова т.д, Оружейная палата Московского
 Кремля, М : СЛОВО, 2006, с 25



一七二四年~一七二七年 “叶卡捷琳娜一世加冕仪式”
 银鍍花鍍金盘
 长七七·五厘米 宽五〇·一厘米
 克里姆林宫博物馆藏
 图片转引自故宫博物院、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博物馆编《穆穆之仪：
 来自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的宫廷典礼展》，故宫出版社，二〇一九年，
 页八七



叶卡捷琳娜一世皇冠
 图片转引自 ВЕНЧАНИЯ НА ЦАРСТВО И КОРОНАЦИИ В
 МОСКОВСКОМ КРЕМЛЕ. В 2 ЧАСТЯХ. ЧАСТЬ 2.
 XVIII-XIX ВЕКА, Сост. каталога С.А. Амелёхина, И.А.
 Бобровническая, Е.А. Моршак, 2013.с.175.



一七二七年 彼得二世皇冠

纸本水彩

图片转引自 *ВЕНЧАНИЯ НА ЦАРСТВО И КОРОНАЦИИ В МОСКОВСКОМ КРЕМЛЕ. В 2 ЧАСТЯХ. ЧАСТЬ 2. XVIII-XIX ВЕКА*, Сост. каталога С.А. Амелёхина, И.А. Бобровнической, Е.А. Моршаковой, 2013. с.184.

Стафари-милеску, *DIALOGUE WITH TIME*

73, moscow: Aquilo-press, 2020)

彼得二世统治时间并不长，他因天

花在莫斯科过世。一七三〇年，莫斯科开始筹备新任沙皇——安娜女皇的加冕礼。

女皇「命人同时制作了两顶皇冠——一个大皇冠和一个小皇冠，用于外出接受朝拜。两个皇冠共使用了两千三百五十颗钻石」。 (《穆穆之仪：来自莫斯科克里

姆林宫的宫廷典礼展》，页三〇〇) 大皇冠上

的红宝石应来自叶卡捷琳娜一世的皇冠。

(故宫博物院、克里姆林宫博物馆《克里姆林宫珍品集》，紫禁城出版社，二〇〇六年，页二九

二) 安娜之后的俄国统治者之女皇伊丽莎白·彼得罗夫娜，档案记载她也用该红宝石装饰自己的加冕皇冠。(Р.А.А. X. 1254. Оп. 1. Д. 531. Л. 188)

一七六二年，叶卡捷琳娜二世加

冕用的「大皇冠」由耶利米·波齐尔 (M.

Позье, 法国、瑞士人) 和艾卡尔特 (J. X. Эккарт, 德国人) 设计完成，「其制作过程为：

首先制作一个蜡模，在上面固定共四千九百三十六枚来自印度和巴西的不同尺寸和颜色的钻石，然后注入银成型(失蜡法)。皇冠为传统样式：由两个镂空半球构成，中间有一道弧线固定在环箍上。皇冠上的宝石是一枚巨大深红色的尖晶石，重三百九十八点七二克拉，是世界第二大尖晶石(这枚罕见的宝石是大使斯帕法里一六七六年出使北京时根据沙

皇米哈伊尔·阿列克谢的指示购买的)。『大

皇冠』总重量为一点九九三公斤，高十八点七五厘米，连同十字架高二十七点五厘米。庄严肃穆，呈现惊人之美，现保存于俄国钻石库」。 (笔者翻译自 И. X. Польшина, Большая россий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БОЛЬШАЯ ИМПЕРАТОРСКАЯ КОРОНА)

纵观俄国历代沙皇的加冕可以看出，

在叶卡捷琳娜二世之前，皇冠属于沙皇的个人拥有物。通常，加冕皇冠上的珠宝在加冕仪式结束后就会被取下，然后用于新沙皇的皇冠，而叶卡捷琳娜二世加冕用的「大皇冠」则一直延用至末代



十九世纪早期 索恩采夫 安娜女皇王冠

纸本水彩 纵四六·六厘米 横三〇·二厘米

图片转引自故宫博物院、克里姆林宫博物馆《克里姆林宫珍品集》，紫禁城出版社，二〇〇六年，页二九三



十八世纪 沃特曼 一七三一年安娜女皇加冕版画

据卡拉瓦克的绘画制作

图片转引自 *ВЕНЧАНИЯ НА ЦАРСТВО И КОРОНАЦИИ В МОСКОВСКОМ КРЕМЛЕ. В 2 ЧАСТЯХ. ЧАСТЬ 2. XVIII-XIX ВЕКА*, Сост. каталога С.А. Амелёхина, И.А. Бобровницкая, Е.А. Моршак, 2013.с.73.



十八世纪末 佚名 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加冕典礼

布面油画 纵一四八厘米 横一七六厘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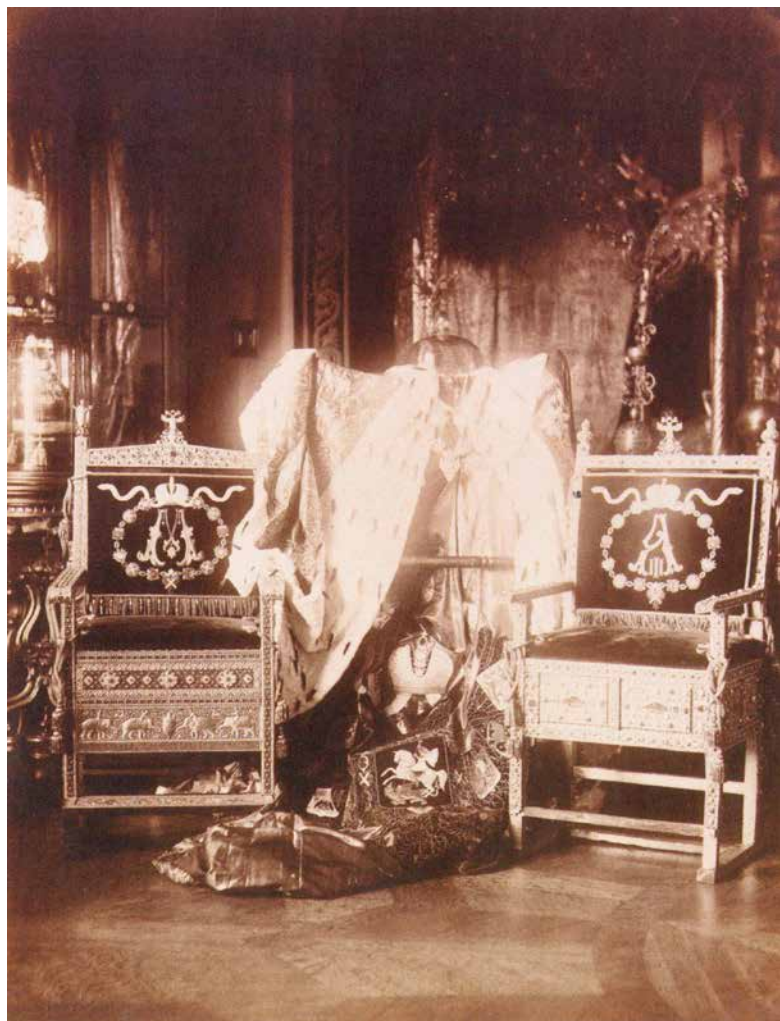
克里姆林宫博物馆藏

图片转引自故宫博物院、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博物馆编《穆穆之仪：来自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的宫廷典礼展》，故宫出版社，二〇一九年，页一二一



叶卡捷琳娜二世大皇冠

图片转引自俄罗斯国家钻石库官网 <http://www.gokhran.ru>



兵器库王座室内的皇权象征物旧影

I.G. 季亚戈夫琴科照相馆摄于一八八三年

图片转引自故宫博物院、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博物馆编《穆穆之仪：来自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的宫廷典礼展》，故宫出版社，二〇一九年，页三四四



亚历山大三世加冕典礼像

石版画

根据 A.P. 索科洛夫的绘画制作

图片转引自故宫博物院、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博物馆编《穆穆之仪：来自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的宫廷典礼展》，故宫出版社，二〇一九年，页三一三

阅读链接

俄帝国皇冠的外观变化

◎ 最初，俄帝国皇冠由俄国匠师自行设计，审美符合俄国本国的传统；一七四一年女沙皇伊丽莎白即位后，皇冠则由外国匠师设计，其风格受洛可可风格影响，显得更加精致和优雅；叶卡捷琳娜二世统治时期，是俄国罗曼诺夫王朝领土急速扩张时期，俄国在此时期成为了一个横跨欧亚的大帝国，叶卡捷琳娜二世加冕用的“大皇冠”的造型和其上的珠宝装饰都达到了当时制作工艺的巅峰。（Быкова Ю.И. К вопросу о создании Больших императорских корон в России в XVIII веке // Человек и культура. 2020. № 5. С. 54 - 75）

沙皇尼古拉二世。此时，这顶「大皇冠」就不再是沙皇的「私人物品」，而被赋予了国家意义。

综上所述，自斯帕法里从中国购得后，这枚红宝石从装饰叶卡捷琳娜一世、彼得二世、安娜、伊丽莎白的个人加冕皇冠，到装饰自叶卡捷琳娜二世起一直到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所佩戴的具有国家意义的「大皇冠」，无论皇冠的外观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怎样的变化，其上均能觅得这枚「超级」宝石的身影。

值得一提的是，装饰着来自中国的

红宝石的加冕皇冠也曾出现在接待中国使团的场景中。清雍正时期，清政府曾两次派遣使团出使俄国（即雍正八年（一七三〇年）的托时使团和雍正十年的德新使团），两个使团都受到了安娜女皇的接见。在托时使团的接待会上，女皇的皇冠、金球和权杖就置于专设的桌上。

（Быкова Ю.И. К вопросу о создании Больших императорских корон в России в XVIII веке // Человек и культура. 2020. № 5. С. 54-75）一八六六年，斌椿使团（以山西襄陵知县斌椿为首席代表，由恭亲王奕訢选定的赴欧洲各国的考察团）考察欧洲，他到访莫斯科并描述了他所见到的皇冠：「楼上贮礼冠二，非大典弗服也。一冠，正中大金刚钻石一粒，大如龙眼，云值千百万，百年来未能定价，议每岁予银三万金，至今未止。亚此者数十粒。至如黄绿豆者，攒满冠无数。冠前红宝石一，大如鸽卵，蓝宝石一，如雀卵，皆透明无纤滓。又女冠一，珍珠大者如龙眼，次者数百。外珠宝花朵，盛盘，用木架布楼上几满。」

【清】斌椿《乘槎笔记》，湖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页四一）一八九六年，中国使团正式出席俄国皇帝尼古拉二世的加冕



一八九八年 图克辛 尼古拉二世加冕帆布油画

艾尔米塔什博物馆藏

文物编号：inv. No. SPK-1638

图片转引自 ВЕНЧАНІЯ НА ЦАРСТВО И КОРОНАЦИИ В МОСКОВСКОМ КРЕМЛЕ. В 2 ЧАСТЯХ. ЧАСТЬ 2. XVIII-XIX ВЕКА. Сост. каталог С. А. Амелихина, И. А. Бобровницкая, Е. А. Моршкова, 2013, с. 248.



十九世纪 H.C. 萨莫季什 尼古拉二世加冕皇冠

纸本水彩 俄罗斯艺术科学院图书馆藏

图片转引自 *ВЕНЧАНИЯ НА ЦАРСТВО И КОРОНАЦИИ В МОСКОВСКОМ КРЕМЛЕ. В 2 ЧАСТЯХ. ЧАСТЬ 2. XVIII-XIX ВЕКА*, Сост. каталога С.А. Амелёхина, И.А.Бобровницкая, Е.А. Моршак, 2013.с.249.



加冕礼上的尼古拉二世和皇后石版画

根据 E.P. 萨莫季什-苏德科夫斯基绘画制作

图片转引自 *ВЕНЧАНИЯ НА ЦАРСТВО И КОРОНАЦИИ В МОСКОВСКОМ КРЕМЛЕ. В 2 ЧАСТЯХ. ЧАСТЬ 2. XVIII-XIX ВЕКА*, Сост. каталога С.А. Амелёхина, И.А. Бобровницкая, Е.А. Моршак, 2013.с.36.

数个世纪以来，奢华耀眼的宝石一直被认为是俄国宫廷的「名片」。但这些珍宝多是通过不断扩张、探险、贸易、走私等途径获得。俄国派遣使团肩负多重使命，即使官方政治外交均以失败告终，但从国家角度依然取得丰硕成果，斯帕法里使团即为一例。斯帕法里购入的宝石装饰了历代皇帝的皇冠，这枚中国宝石相伴俄罗斯帝国从建立到灭亡，是中俄宫廷关系史上非常重要的物质文化遗产之一。此枚红宝石的购得，让俄国认识到了当时位于自己东方的中华大地物产的丰富，激发了其对华贸易的兴趣，也加剧了其对华扩张的野心。



仪式，这也是俄帝国最后一次举行加冕仪式。「加冕仪式的纪念册对此次加冕仪式前的接见仪式的记录最为详细：五月十日 and 十一日，尼古拉二世在叶卡捷琳娜厅轮流接见各国特使团」（《穆穆之仪：来自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的宫廷典礼展》，页三二），李鸿章为代表的清朝使团也在其中。

以上的中国使团都受到了俄国皇帝的接见，也留下了交流的物证，但他们对眼前这颗装饰在加冕皇冠之上、来自中国的大红宝石皆一无所知。



一八九六年李鸿章参加俄皇加冕典礼旧影

图片转引自故宫博物院、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博物馆编《穆穆之仪：来自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的宫廷典礼展》，故宫出版社，二〇一九年，页三二一